

如何以「你不是说过只勾搭我一个吗？」开头写一篇病娇文？

「你不是说过只勾搭我一个吗？」师尊不敢置信地看着我。

早上醒来一睁眼，发现师尊居然躺在我怀里。

为了逼他入魔，我将他虐了又虐，终于使他成功堕魔。

《今日师尊入魔否》已完结。

1

我的师父，是天上最好看最厉害的神仙。

他在下界历劫时，机缘巧合收我为徒，当村民叫嚷着要烧死我这个怪物时，是他一身白衣蹁跹，如天神降临，赐我新生。

救我于苦难，授我长生之术，引我入修仙大道，他是我毕生渴求，是我奉若神祇的存在。

后来他飞升了，为了追上他，我刻苦修炼，九死一生，扛过九九八十一重天雷，浑身是血地倒在升仙台上。

一旁的仙官要给我指派职务，我什么也不要。

我只想去找他，长伴在他左右。

飞升之后，前尘往事尽断，我和他再不用以师徒相称，曾经无法宣之于口的情意，如今或许得见天光。

我满心欢喜地寻到他，却发现到头来，全是一场空。

原来他竟是这天上地下，唯一的神，不过人世历劫走一遭，恰巧与我成了师徒。

这偌大的仙界，我只是一介散仙，哪里有资格站在他身侧。

更何况八百年未见，他在天上，也有了新的徒弟。

他去北海除妖时，救下了一名凡人少女，将她点化成仙，一并带回。

明明知道这与我无关，可我还是很不甘心。

我历经生死，拼尽全力才得以和他站在同一地界，而她一介凡人，毫无修为，却能轻轻松松与他并肩而立。

明明是我先遇见的他。

少女眼里的情意，明晃晃的，亮得让人不敢直视，我瞧着她，仿若看到了自己。

只是我沉默寡言，卑微小心，万不敢让人发现了心思。

而她天真烂漫，明媚活泼，总是缠着他说笑，恨不得让所有人都知道，她是他身边的独一无二。

这些是我所渴求的，但统统都未曾拥有。

因为我不敢，我身世不堪，是暗娼卖掉的女儿，我懦弱自欺，他一个关怀的眼神都能让我欣喜若狂，但我更怕这肮脏的心思，令他厌恶，我怕我们的师徒关系毁于一旦。

怕他再也不要我。

我甚至不敢去猜，少女的娇纵任性，是否由他一手惯出来的。

因为大家都说，玉清上神，修的是无情大道，断情绝爱，天生无情。

神既是无情，又何必对人有恩，徒惹她不明不白地单相思。

可我居然有些莫名的窃喜，因为下界历劫的他，却是有七情六欲的，这于我而言，已是莫大的不同。

独属于我的不同。

只是如今，梦该醒了。

当日初见，他不带感情地问：「你是谁？」

咽下从心底溢出的苦涩，我恭敬地答道：「回上神，我是您在下界历劫时曾收的徒弟，如今飞升成仙，特来拜访于您。」

「原是如此，敢问阁下名号。」

「小仙名为缘笙。」

当年他赐名我为缘笙，如今这缘分已然全灭。

2

如此陌生的客套，我也没脸留在这玉清宫。

地位，身份，甚至感情，无一匹配。他历经千万载岁月，见过红尘三千，人界的师徒情分实在不算什么。

在他面前，我一向力求完美，怎敢让他误会我自甘下贱，图惹他生厌。

自然不能死皮赖脸地扒着不走。

彼时我正在等待仙官署的安排，执掌署令的仙官告诉我，不出意外，凭我的功德与修为，应当谋一个很好的仙职。

但他突然来了，请我入玉清宫。

我惊喜地以为，他还念着下界的情分。

原是我妄想了。

锦韵也要下界历劫了，就在百年后。

仙人只有历劫成功，才能真正位列仙班，但是凭她现在的心性修为，要想度过天劫，却是不易。

所以玉清私下来找我，希望让锦韵仙子和我一道修行，约束一下她顽劣的性子，我们都是姑娘家，彼此之间应当可以好好说话。

我一时犹豫了：是否应当斩断这突如其来的牵扯。

可我违背不了自己的本心，拒绝了仙官署的安排，毅然决然地进了玉清宫。

无名无分，没有官职。

不是没有流言蜚语传出，人人都以为我是攀龙附凤，为抱上玉清宫这条大腿，连修仙人的气节都不要了。

「真不知道就凭她这样的，如何得道成仙的？」我不知多少次听见这样的话。

「噓，这还用问，当然是抱上了玉清宫的大腿啊，君不见，那锦韵仙子亦是如此？」

「说的也是，毕竟是唯一的上古之神，连天帝都要让他三分薄面，带个把人上来又算什么！」

我愤怒极了，但不是因为被污蔑趋炎附势，而是受不了他被诋毁以权压人。

我出手教训了那两个嘴碎的仙人，他们修为不如我，被我打翻在地。

一个地位低下的无名小仙，竟敢殴打仙官，天兵天将要来拿我，我顺从和他们走了，不想牵连玉清。

他闻讯赶来，问我要一个前因后果，我不愿他听到那些污言秽语，索性闭口不言。

不知为何，我一眼就看出他在佯装恼怒。

他故意斥责我，说我不知天高地厚，处处惹是生非，给他丢了脸。又说自己管教不严，要将我带回去，亲自加以惩戒。

他如此唱作念打俱全，天帝哪有不应允的。

回去的路上，我老实地跟在他身后，只敢借着眼角的余光偷偷看他。

他忽然转过身来，我吓了一跳，做贼心虚地一扭头，结果扭得太急太猛，「咔嚓」一声，脖子一阵剧痛，连带整个人身形不稳，撞在他怀里。

他扶住我，冷淡开口：「可有大碍？」

我急急忙忙地退开，双颊滚烫，歪着脖子忍着痛，口称无事，直说要告辞离开。

「别动。」他捧住我的脑袋，手指冰冰凉凉的，压在我发烫的脸上。

他眼神淡薄，手下轻轻一转，我脖子完好如初。

我道了谢，示意他该放开我了，他却没有罢手，我还未反应过来，就被一股大力蛮横地挤开。

「师尊，你回来了。」是锦韵仙子。

玉清淡淡颌首，他似乎并不喜欢别人触碰，便是锦韵任性撒娇时，也只敢站在他三尺之外。

她转过头来，朝我粲然一笑，我回她一个稽首礼。

身份地位使然，她是上，我是下。

虽说进玉清宫是沾了她的光，但她从未找过我，便是见了面，也是冷冷淡淡的。

想来是身为情敌的直觉吧，我们同样地爱慕师尊，且还爱上了同一个人。

可她能缠在玉清身边，说说笑笑。

我不能。

我们是师徒时，我尚且不敢在心里亵渎他，生怕这龌龊的心思被他发现，所有的情意都深埋心底。

而在天上，师徒身份的束缚，没了，可我也寻不到见他的借口了。

3

第二日，玉清忽然传信于我，说是他欠缺考虑，让我进了玉清宫，却未给我一官半职，平白无故让我被人看扁，故将蓬莱岛交于我掌管，除他之外，宫中无人可指使我。

我将那段话，反反复复读了好几遍，手指抚在落款那里，不禁喃喃自语。

「玉清。」

这是我第一次喊他的名字。

按说，我该亲自去向他道谢的，只是半路遇见锦韵仙子，她告诉我，师尊受友人相邀，这几日都不在，她会将我的来意转告。

我不疑有他，向她道了谢。

不成想当日傍晚，玉清出现在了我的小院。

当时我正努力将一面宝镜炼化，险些仙力暴走，是他出手救了我。

这镜子是在下界偶然得之，却霸道地强行与我结契，成了我的本命法宝。

但是没什么大用，甚至连天劫都不能替我挡，属实鸡肋的很。

玉清见之，说这是上古神器——虚空镜，它既选择了我为它主人，必是有缘。

他指点我如何将这面镜子驯服，为我所用。

这让我恍惚以为回到了下界，那段师徒相伴的日子。

只是，他没了师长的架子，就像对待平辈好友那般，而我还像个徒弟一样毕恭毕敬地听他训诫。

正讲到兴头处，我突然觉得背后一冷，而他只轻轻看了门口一眼。

待我回头看去，却只见一闪而过的裙角。

又是锦韵仙子，毕竟只有蓬莱岛盛产玉鲛丝。

但因为沉浸在喜悦中，我没有把今天的事放在心上。

*

我对师尊的一切了如指掌，纵使 he 回归神位，成了玉清上神，但我也很快将他的喜好摸了个八九不离十。

我们逐渐熟络起来，闲来也能一起品酒下棋。

这未免让我心生欢喜，尽管他说话做事，总是一脸清冷拒人的模样。

只是不等我离他更进一步，现实便将我打回原形。

蓬莱岛上有一处禁地，玉清再三明令禁止，任何人不得踏入。

可我还是被人陷害进去了，不肯吃亏的我，自然是拉着她一起倒霉。

我和锦韵被困在阵法中，阵中罡风烈烈，无形的剑气排山倒海，凌厉地收割着周围一切生机，很快我们便体力不支。

就在我以为会死在这里的时候，玉清赶来救了我们。

手中染血的珠子阵阵发烫，它是我破了禁地幻境得来的，只见它「嗖」的一下飞向玉清，没入他体内，他周身一瞬光华闪过。

我隐隐觉着，他好像有哪里不一样了。

玉清破了阵法后，径直走向昏迷不醒的锦韵，画了个传送阵将她送走。

我分明看见，他眼中闪过了一抹怀念和温柔。

但是面对我，却又恢复了生人勿近的冷淡模样。

心里顿时揪成一团，疼得我难以呼吸，不由自主地红了眼眶。

他竟然喜欢上了锦韵，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。

他竟然心悦锦韵！

我们都是你的徒弟，她修为样貌皆不如我，为什么啊，为什么从来都是她，而不是……

「本尊还未罚你擅闯禁地，你怎地倒先哭起来了。」他突然蹲下来，一伸手拭去了我脸上的泪。

我惊地忘记了反应，还像个呆头鹅一样坐在地上。

玉清他，他何时对人如此亲昵了？

「还能动吗？」他语气冷然地问我。

我咬着唇，摇摇头。

被阵法所伤，仙力所剩无几，甚至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了。

他一俯身将我打横抱起，我在他怀中吓得一哆嗦。

「冷？」他问。

我摇摇头，又立马点点头。

心心念念的人就在眼前，我情难自抑地把头藏在他胸膛，十分贪恋他身上的冰雪之气。

头顶上一道探究的视线，让我猛然一清醒，直气恼自己鬼迷心窍，只好揣着明白装糊涂，忐忑不安地等他把我打下去。

他顿了一下，却没有说什么。

一路无话，可我依然在想方才他那温柔似水的眼神，眼泪簌簌而下，怎么止都止不住。

我小声呜咽着，泪水打湿了他的衣襟。

他定是听见了，不然也不会停下来为我治伤。

「从前在下界，也不见你如此娇气，现下成了仙，反倒受不得一点皮肉伤，竟然疼哭了。」

原来他还记得下界的事，我胡乱地擦掉眼泪，心里又忍不住雀跃起来。

我满怀希冀地抬起头，却见他依旧面上寒霜，冰冷得仿佛不近人情。

心一下子又跌回谷底。

可笑，他仅有的温柔和呵护，竟然全给了锦韵一人。

但碍于师徒身份，平时不动声色，只有在无人处，才会稍稍流露一二柔情吗？

这修的是哪门子的无情道，他便是如此地爱锦韵，甘愿舍了这大道？

可他亲手为我治伤，却把锦韵随意送走了，是否对我也有那么一两分在意呢。

但接下来的事，彻底让我死心了。

他知道是锦韵陷害我入禁地，不会罚我，但也希望我不要把此事泄露出去。仙人相残，要受诛仙之刑，抽仙骨，永世贬为凡人。

所以还是因着锦韵，才会对我这么好的吗。

我缓了缓情绪，大度一笑，说了句好。

他眉头微皱，淡声道：「若是觉得委屈，不妨直说。」

「没有，上神多虑了，小仙心甘情愿的。」

既然这是你所期待的，喜欢着你的我，愿意成全你的喜欢。

话落，脚踝处突然传来一阵钻心的疼，玉清正握着我的脚正骨，见我疑惑地看过去，他不冷不热地开口：

「手滑。」

他眼神太过平静，我只好懵懵地点了点头。

但我怎么觉得他好像生气了。

4

自从撞破玉清的心意，我极少去玉清宫了，他多次相邀，我都以修炼为由婉拒，久而久之，他便再也不找我了。

尽管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但我也认识了脾性相投的友人。

那日，我在蓬莱岛上采药，正要回去时，有人在云头上叫住了我。

「你就是那个宁愿拒绝本君的星官，也要进玉清宫的小仙？」

我抬头一看，是个韞色风流的男子，一身青衣，风度翩翩。

「敢问仙君是？」

「北斗星君，青宴。」

北斗星君，掌天下众生富贵、寿夭。

「仙君恕罪，实是小仙不堪大任，恐难以担此官职。」

「我并非来找你麻烦的，只是好奇瞧上一瞧。」

「好奇？」

「看来你还不知道，这仙界有两奇人，一者是锦韵仙子，一者则是你，你们同为玉清上神在下界的旧识，但一个是立地成仙，一个则是飞升成仙。一个受尽玉清宫上上下下喜爱，一个却要……死皮赖脸地进玉清宫。」

说到这里，他故意停顿一下，仔细瞧着我的反应。

世间诸事不怕对比，最怕输的是自己，很显然，我败得体无完肤。

「多谢仙君关怀，小仙还有要事，恕不奉陪。」

「你这女人，不知是脸皮厚，还是心硬如铁？」

「多谢仙君夸奖，告辞。」

我与青宴就此相识，据他所说，只觉得我颇有意思，仙界属实久未见到像我这种人，那些仙人们各个端着架子，着实令他喜欢不起来。

与他混在一处，颇觉畅快随意，由于北斗星的神性，青宴还可以指点我如何炼化虚空镜。

而我对他不假辞色，有事直说，正合他胃口。

有了青宴这一去处，我不是在岛上修炼，就是去他那里蹭吃蹭喝。

而玉清宫，被我刻意抛在脑后。

*

锦韵的根基薄弱，又懒于修炼，渡劫怕是不易，天界的太子殿下在为她四处奔走。

玉清似乎并不着急，只去南极仙翁处求了仙丹，以期她能顺利渡劫。

那日，他们求药回来，我恰好有事向他请求。

刚进小门，便碰见抹着眼泪的锦韵仙子出来，她狠狠撞了一下我的肩膀，头也不回地跑了。

我进去，见玉清在梨花树下以手支额，闭目沉思，梨花纷纷扬扬，打着旋儿落了他一身。

好想替他拂去头上的花瓣。

可我没资格这么做。

我坐在他对面，自行倒一杯酒饮下，向他请求明日下界一趟，已和人约好，不好推辞。

他睁开眼，准了。

既得到应允，我立马告辞离开，不敢再与他有所牵扯，怕越陷越深。

他突然叫住我，盯着桌面的空酒杯，问我是否饮下了酒。

我尴尬地赔礼道歉，一时忘我，还以为是在青宴宫中，故而不小心喝了这酒。

他盯着我不说话。

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问这酒有什么问题吗？

他不答，反而绕过桌子向我走了过来。

当被压在梨花树下时，我依然是一头雾水。

但我不傻，当即便说上神喝醉了，请自重。

他不言，只凉凉地看着我。

我正打算施法挥开他，身上却莫名燥热起来，连带着神智也有些昏沉。

我心痒难耐，却还保持最后一丝清醒。

联想到刚刚跑出去的锦韵仙子，我立刻猜到那酒有问题。

她可以全身而退，但这种大错，我万不能犯下！

我唤出虚空镜，企图让它将我传送到别处去。

玉清却攥住我的手腕，俯身细细亲昵。

我的防线全然崩溃，理智一丝不存。

.....

醒来时，自是一地狼藉。

我想要悄悄离去，不愿被玉清发现。

可他醒得比我更早，语气郑重地告诉我，想要娶我。

我说不必，不过一夜露水情缘，上神何必为我着想。

可他这次真的生气了，脸色沉沉的，是真正的冰雪欲来。

因为此事，自是爽约了青宴。

我穿好衣服，便立即给他发了音信，说是事发突然，怕是不能陪他下界。

青宴好听的声音传来，问我可要帮忙。

我说不用，你先忙你的，无需为我挂怀。

玉清周身裹着寒意，问我昨晚来此，便是为了此事？

我点点头。

他突然沉默了，良久后告诉我，他意已决，不再更改。

我只好说，容我再三思量，给你答复。

但我一回去便躲起来闭关，连青宴的邀约也拒了。

玉清却告知天帝，他要娶我为妻。

众仙一片哗然，他却一意孤行。

我不明白，为何他如此坚持。

直到锦韵仙子泪眼婆娑地来找我时，我悟了。

如果这是他所希望的，我成全他。

这宛若飞蛾扑火，我却甘之如饴，除却我一片私心，便当还他恩情也好。

*

成婚后的日子似乎和平常没什么不同。

只是住的地方从蓬莱岛换成了玉清宫。

自从玉清成婚，锦韵破天荒地闭关修炼了，等待一年之后的下界历劫。

而玉清，一直早出晚归，很少来我这里。

我倒像是在守活寡。

我不无自嘲地想，也不知他是在避着我，还是在避着锦韵，又或者两者兼而有之？

他们本来该心心相印的，只是有违伦常，所以给了我这个外来者，可乘之机。

我索性依旧去找青宴一起把酒言欢，一起探讨修炼心得。

那日，我回来得有些晚了，没成想，玉清竟然在殿中。

他笑着问我，为何回来得如此晚。

我有些受宠若惊，便直言说和青宴谈论星宿，一时不觉入了迷，故而耽误了时间。

他敛了神色，冷声道，下不为例。

他走过来，我给他让道，恭送他出去。

他却拉起我的手，将我往床那边带，说夫妻之间，不必如此生分。

那一夜，玉清凶狠异常，和平日里清冷自持的样子大不一样。

我以为他是吃醋了，心中不免有些窃喜。

哪成想第二日得知，他昨日与锦韵仙子不欢而散，她避而不见他。

原是我自作多情。

5

玉清来我殿中的次数越来越多。

害得我每次不得不早早结束与青宴的交谈，匆匆赶回。

他在人前向来清冷禁欲，高不可攀，但是在榻间却如猛兽般，恨不得将我拆穿入腹。

每每我都要求饶，他却置之不理，反而变本加厉。

最后必定是我累极而睡。

而第二日醒来，身侧却是早已凉透的床铺。

仿佛昨夜所有的温存，都是我的一场春梦。

时间一晃而过，一年很快过去。

我们的关系不仅没有缓和，反而愈加不冷不热，甚至一度相顾无言。

可我竟然变得贪心了。

十分十分地贪心。

我想独占他，永永远远，里里外外，从身到心地独占。

明明是他主动要娶我的，我从头到尾什么也没做错，与他夜夜颠倒的是我，与他永结姻缘的是我，我们的名字一同刻在天情石上。

既然这个男人已经是我的了，我为什么还要把他推给别的女人呢。

没人来夺，我倒是蠢不可及地想要成人之美了。

天上地下，还有我这么窝囊的发妻吗？

但不等我付诸行动，他却告诉我，打算下界陪锦韵仙子历劫。

我嘴上说着，小心谨慎云云，可心头在滴血。

脸上是大度温柔的笑容，心中是疯狂扭曲的念头——若是锦韵死了，就好了。

他竟然商量似的问我，便没什么其他要说的了。

我说：「缘笙祝锦韵仙子顺利渡劫归来，位列仙班。」

他一言不发，目光中夹着冰雪，沉甸甸地压下来，在榻上发了狠地问我：「真的没什么要说的？」

「缘笙祝锦韵……」

「错了，再来！」

「缘笙祝上神……」

「再来！」

……

事后累极，连手指都抬不起来，根本无暇去想他为何如此气极，半梦半醒间，似乎听见有人在我耳边呢喃。

「笙儿，等我回来。」

「还有，唤我阿清。」

……

我想，我是真的中了一种名为玉清的毒。

不然怎会梦见他温柔地唤我笙儿，还说我们从头来过。

*

玉清还是下界了。

只可惜，锦韵虽然历情劫，但应劫的对象却是太子云渊，想来这少年是去找了司命。

只要她破除情劫之苦，便是历劫成功。

而玉清，不过这场戏中的配角，是对锦韵爱而不得的大师兄。

这次下界一游，对他来说，应当不过挥挥手的事。

我倒是想冲下去，搅了他们的历劫，但这样太过愚蠢，最后反倒得不偿失。

眼不见心不烦，我索性关了虚空镜，老老实实闭关修炼。

没想到，玉清竟出了岔子。

我不过闭关半年有余，人界算来也不过近二百年。

玉清却丢了神格，失了神魂，永生永世受轮回之苦，再不得飞升上界。

仙界，再也没有了神。

锦韵渡劫归来，便与太子云渊定了亲。

定亲宴上，恭贺声不绝于耳，我冲进凌霄宝殿，将锦韵仙骨抽出，寸寸折断，废她修为，用虚空镜将她送去混沌之地受苦受难。

天帝震怒，云渊目眦尽裂要杀了我。

但我有虚空镜在手，谁奈我何。

我找到青宴，让他帮我回溯时空。

青宴说，你想好了吗？此去便是尸骨无存，魂飞魄散，再无轮回可言。

我说，无怨无悔，本就是欠他一命，也该还回去了。

他摇头叹息一声，这世间最属情之一字最是伤人。

我知道他有一片伤心地不可说，他亦理解我这奋不顾身的心情。

虚空镜开启，时光倒流。

散尽一身修为，扛过十万天雷，打碎本命法宝虚空镜，身受天道反噬。

扭转时空，只为逆天改命，哪怕魂飞魄散也要拯救他。

我的神明，亦是我最爱的人。

6

我又来晚了。

玉清已经下界了。

这一世，他名为萧玉白。

此时的他，还是个玉雪可爱的小团子，我隐在虚空中看着他。

他小小的一只，手足无措地坐在血泊中，身边躺着他的父母亲人。

他的全家都被妖魔杀死了，这是天道给他的劫难。

按照命运轨迹来说，很快孤儿锦韵就会因为偷东西，从狗洞里钻进来，间接救了他。

也正是因这幼时情意，萧玉白始终对她高看一眼，处处护着她。

最终才会因爱堕魔，却不料阴差阳错继承了上古魔神的意志，以至于人间破碎，妖魔横行，天地之间一片血色。

杀孽太重，招致天道降罚，纵然是神也逃不过。

锦韵与云渊，为拯救三界六道，历经千辛万苦，最终因萧玉白对锦韵的恻隐之心，他们二人才成功将其除去。

万千功德，从天而降，二人沐浴天道馈赠，一步升仙，甚至隐有成神之势。

我一心修炼，但并不代表我就是个傻的。

玉清下界，必是有十拿九稳的把握，而上古魔神封印已久，怎么偏偏这次出了岔子。

这件事，谁倒霉，谁受益，一目了然。

如此，我以一身修为与本命法宝为代价，无惧天道反噬，就是要改了这萧玉白之命。

至于锦韵与云渊历劫？关我何事！

到时候我魂飞魄散，连轮回也无，哪怕玉清与众仙想问罪于我，估计连鞭尸都做不到。

想到这里，我化作五岁孩童，凭空而出，扯了萧玉白就走。

原是锦韵带着他一路颠沛流离，乞讨为生，最终被路过的云渊真君带走。

而我打算绕道去凡间，让他这辈子做个凡夫俗子，彻底断了堕魔的可能。

*

行至半路，却被一人拦下，这人一袭青衣玉立，韞色无边，端的是无上好样貌。

瞧着这人面容，我震惊之下脱口而出：「你……」

「小笙儿，别来无恙。」那人笑得肆意，眉梢眼角皆是风流。

「你怎么会来这里？」我施法让萧玉白沉睡，揽在怀里。

「当然是为助你一臂之力。」

「你是如何下来的？」我紧盯着他的眼睛，不肯放过他一丝眼神变化，「若是为了帮我，却使你身陷囹圄，那大可不必。」

「你想多了，」他笑笑，接过萧玉白，「我掌管万万星辰，自能窥破一丝天机，不过寻了个漏洞钻了进来，有你和虚空镜在前顶着，估摸我也就损些道行罢了。」

我顿时松了口气，「谢谢你，青宴。」

「你我之间，不必言谢，你先随我回凌霄宗，拜入我门下，再从长计议。」

我这才知道，青宴比我早到，早已混成凌霄宗一峰之主。

「可是锦韵他们也在凌霄宗……」我迟疑了。

他轻轻敲了我脑门一下，「你这傻子，锦韵此次历劫，无论萧玉白爱她与否，都不会有所差别，她应劫的对象是云渊。」

「只是，天帝他们费尽心机布了这个局，怎可能会轻易放过玉清，倒不如将计就计，按兵不动，再徐徐图之，更何况有我在，也好过你带着他东躲西藏，朝不保夕。」

青宴语重心长，我自非那等不识好歹之人，「多谢，是我想左了。」

他似乎还想要安慰我，我连忙抢话道：「有因必有果，是我自己选择了这条路，便该承受应有的后果。」

我示意他带路，他默了默，旋即笑笑，打头先走一步。

7

抵抗天雷，催动虚空镜，我修为已经所剩无几，待此间事了，我亡镜碎。

按说我该勤加修炼，提高修为，以备不时之需，但我怕萧玉白一人太过孤单，便想着等他长大些再说。

眼见他从五岁小儿长为翩翩少年郎，我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下，生怕他受小时候的惨剧影响，上一世他堕魔未尝不与此事有关。

当初我们拜在青宴门下不久，修仙界第一人的云渊真君，便从山下带回一女童，收为弟子。

但我们在青宴这里避世不出，倒也随了他这一峰之主的性子，轻易不肯见外人。

这十几年间，他与锦韵只是点头之交的同门。

等他筑基之后，我便时常闭关修炼，拜托青宴替我看顾。

若是出关，我一向先去青宴那儿商议，观他推演，顺带打听一下情况。

一如前世，云渊师徒早已心心相印，只待捅破那层窗户纸，随后便是世俗阻挠，锦韵爱而不得。

大抵是长久未见，每次我一出关，只觉得萧玉白变化甚大，越发看不明白他了。

我故作打趣，为何次次出来，都觉得他变了不少。

他笑着牵过我的手，将我按在妆台前，替我绾发。

「师姐多虑了，我和以前没什么变化，只是师姐长久见不到我而已。」

「再说了，人都是会长大的，师姐不在身边，我也要学会独自做事。」

听罢，我若有所思，也对，他现在长大了，也知道分寸了。

就是与我不太亲了，明明以前都是缠着我喊姐姐的。

他手指灵活，将我头发简单地挽了，便掏出一根簪子插在上
面。

「上次路过一家店铺，见这簪子颇衬你，便想着送你，师姐可不要嫌弃。」

「哪里会，很漂亮，我很喜欢，谢谢。」

「那就好。」他笑得明媚，但在窗外光影的映衬下，却又有些
阴沉可怖。

渐渐地与入魔的萧玉白，重合起来。

吓得我立时出了一层冷汗，再定睛一看，他依旧笑如春风，眼
神清澈。

我暗骂自己杯弓蛇影，明明是一手养大的孩子，能有什么坏心思呢。

8

上一次，萧玉白是受一本心法残卷蛊惑。

心法蚕食了他的神智，他修炼时走火入魔，魔神乘机而入，夺其元神。

这一次，我一心要将萧玉白引向正道，可天不遂我愿。

他还是入了魔——心魔。

我从青宴那儿出来时，已是午夜，自然错过了与萧玉白的约定。

今日是我生辰，萧玉白要求我必须出关，他精心学了厨艺，要露两手。

年年生辰，皆是他陪我一起，只是这次，我和青宴多番推演而毫无头绪，便不知不觉忘了时辰。

现下万籁俱寂，想必他也早已睡下，还是不打扰他了。

待走到岔路口，脚下步子还是一拐，朝他的房间而去。

看他一眼也好。

屋里漆黑一片，我借着月光打量，却发现他并不在床上。

心下一惊，却又想万一他起夜了呢。

想了想便要离去，还是明日再来吧。

「师姐这就走了？」于黑暗中突然传来一声质问，我转过头，依稀见到桌旁似乎坐着一个黑影。

「怎么不点灯？」我像个老妈子一样絮絮叨叨，施法将灯火点亮，「这么晚了还不睡？明日还要早起修炼，你……」

灯火通明下，见到满桌色香味俱全的饭菜，我突然说不出话来。

「你，你还在等我吗？」

「不然呢，」他抬起头来，神色晦暗，在昏暗中更显阴森，「师姐以为我大半夜不睡觉，是为了什么？」

「是我的错，是我忘了时辰，下次不会了。」他正在气头上，我自然要安抚于他。

我明白那种一厢情愿，默默等候的凄楚。

「下次？」他站了起来，我才惊觉原来他比我高了这么多。

「那这次该怎么办？我在这里等师姐，从正午等至日暮，直到半夜三更，师姐却跟我说下次再说。」

「师姐向你赔罪，你有什么想要的吗？师姐都找来送你。」这件事确实是我不对，我爽约不说，也没有给他传信。

他突然俯下身子，在我耳边低低笑道：「那师姐以身相许，如何？」

我不可置信地瞪大眼睛，转头便能瞧着他那隐隐相似的面容。

眼前的少年，眉眼清隽，虽不如上神时光华灼灼，气质超然，但也是让人眼前一亮的青年才俊。

我别过头，避开他灼人的眼神，「你可知，自己在说什么？」

「知道，我想要师姐，想要师姐成为我的人，想要师姐满心满眼都是我，你看见的是我，心里想着的便也是我。」

如此放浪露骨的话，这还是那个会撒娇，会闹脾气的少年吗？

我故意板着脸，一字一句地告诫他：「恕我拒绝，我知道你很生气，甚至愤怒，但你不该拿这种事情说笑。」

「师姐以为我在戏弄于你？」他呵呵笑了起来，「说到底，师姐拒绝我，是因为我并非师姐心心念念的那个人。」

他抬起我的脸，带着薄茧的指腹，在我眼尾处细细摩挲。

「师姐，你究竟透过我，在看谁？」

最为隐秘的心思被撞破，我下意识矢口否认。

他突然用一根手指堵住了我的嘴，「嘘！师姐还是不要说了，我怕听了，会忍不住杀人呢。」

「你最近练了什么？」见他眼里隐隐透出红光，我大感不妙。

「没什么，有缘人给的心法罢了，这上面有一双修之法甚妙，师姐不如与我一试？」

「什么有缘人？」我抓住他话中的疏漏。

「事到临头，却还在关心那个有缘人，看来师姐也并不排斥与我……双修。」

他打定主意不肯说，我一时半会儿也没办法撬开他的嘴，正要转身离去，却发现自己动不了。

他的修为，竟如此之高，果然是那本心法作祟，可那心法明明是锦韵同他一起历练，从秘境中带出，赠送给他。

如今他甚少下山，将我的交代牢记于心，这本心法又是从何而来？

这凌霄宗内，居然也潜伏着他们的人。

我要他交出那本心法，他却狠狠将我压在桌上。

「放你？那可不行，师姐是自己撞上来的兔子，怎能指望别人放你生路？」

他的手缠上来，我更是心痒难耐。

「看，师姐，你也是喜欢的。」他轻笑一声，随手抽走我束发的素带。

「你，你别这样，若是让青……师父知道，他定会罚你。」

「我们两情相悦，师父他老人家又哪里管的着。」

我闭上眼睛，懒得再与他争辩，暗中蓄力，企图解开禁锢。

「师姐，睁开眼看看我，看看我是谁。」听见他说的可怜兮兮，我一个习惯反应，已经睁开了眼。

却见他笑得既狡黠又得逞。

「师姐，我要让你知道，此时此刻要你的究竟是谁？」说罢，不等我反应，他已不请自来。

「师姐，你真的好美。」

「笙儿，我心悦你。」

沉沉浮浮中，我不禁喃喃自语了一句：

「师尊。」

他闻言刹那顿住，随后屏风上有人影摇曳，如飞花乱舞。

屏上，山河倾覆，天地颠倒，狂风浪潮中卷入一叶扁舟，这舟摇摇摆摆，不知今夕是何夕，不知方向与归处。

*

第二日醒来，我却躺在自己房中，屋外阳光正好。

我四处寻不见萧玉白，守峰弟子告诉我，萧师兄与锦韵师姐一道，一早便下山了。

顾不得知会青宴一声，我匆匆朝那两人追去。

好巧不巧，刚瞧见他们，却是一人昏迷在地，一人持剑而立。

持剑之人口中念诀，杀气腾腾的法阵自空中显现，劈头盖脸地朝锦韵笼罩而去。

「住手！」我急急打断萧玉白的施法，厉喝一声，「你在做什么？」

法术断然中止，萧玉白身受反噬，向后趑趄了两步，偏他也不恼，风轻云淡地擦去嘴角溢出的鲜血，朝我粲然一笑。

「师姐，你怎么来了？」

我既生气又心疼，上前为他疗伤，责怪道：「你刚刚究竟是要做什么？」

「师姐不是都看见了吗？又何必明知故问。」他整个人压在我身上，环着我的腰。

「锦韵与你有何深仇大恨，你要杀她？」

「因为师姐呀，」他理了理我被风吹乱的头发，温声道：「师姐昨夜可累着？」

我脸一红，但此时非旖旎时候，随即打开他的手，「什么叫作因为我？」

他手又缠上来，气势却陡然一变，眼底隐隐发红，「师姐你不乖，为何又拒绝我？」

心知此刻不可激怒他，我语气放缓道：「那你告诉师姐，为何要杀锦韵？」

「因为师姐讨厌那个女人，」他将我打横一抱，朝林中深处走去，「不是一般的讨厌，是非常非常讨厌，师姐，我说的可对？」

「没有，」我立马否认，跳起来要从他怀里下去，「我与锦韵从未打过交道，为何要讨厌她？」

他伸手一捞，又将我压在怀里，箍紧了不让动。

「因为师姐你的眼神骗不了我，你就是讨厌她，甚至可以说恨她。」

「那是一种心爱之物被人夺去的恨意，我如何不得而知？」

「师姐，我看着你，有时候就像看着我自己，求而不得，心生怨念。」

眼见他双眼泛红，我只好放软了声音劝道，「你先放我下来，有事好商量。」

他充耳不闻，仿佛已陷入一种癫狂的状态。

「我日日夜夜看着自己的这张脸，常常在想，它到底像谁？若说是青宴，可你对锦韵怀有敌意；若说是云渊，你又从未提起过他。」

「索性我懒得再想，只要师姐人在我这里，我还害怕什么？总归你不能和那个男人在一起。」

「你疯了！」我使劲去掰他的手，惊到语无伦次，「你……你这样子做，有……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」

他锁住我的双手压在头顶，垂眸低语：「我正是因为考虑师姐的感受，才迟迟未对你下手。若非师姐那日彻底惹恼了我，还可以再逍遥些日子的。」

「嘘——，师姐太聒噪了些，虽说情难自抑，但吵醒那女人可就不好了。」话毕，他已然禁了我的言。

我恨恨地盯着他，想要给他一巴掌，但使不出半分灵力。

*

回程路上，萧玉白以伤势较重为由，非要与我共乘一剑。

趁着锦韵飞行在前，他悄悄贴了上来，在我耳边戏谑道：「师姐方才累坏了吧，可还撑得住？」

「滚！」

他缓缓低笑出声，「师姐明明很讨厌那女人，为何不让我杀了她？」

我懒得理他，我虽讨厌锦韵，但不至于置她于死地。

更何况，若她死在这里，天帝势必会发现我和青宴在此，惹来不必要的麻烦。

9

回了峰上，我再三勒令他不得出峰，他笑着满口答应。

青宴传信，说他夜观星象，发现事情出了变数。

我也正好要找他。

「这心法不能留。」青宴的语气十分笃定，「我不知为何心法会提前出现，又是谁将这东西给了他，但这心法定是变数之一。」

我接过话道：「看样子他们见势不对，便提前将心法露出，企图让他早一步入魔。」

他指尖翻飞不停，细细演算。

良久，他才一脸正色道：「缘笙，事已至此，萧玉白入魔已成定局，他堕魔，被诛，是他的命，这是天道所定，以你我之能量，怕是无法对抗天命。」

「回溯时光，本已为天道所不容，若非你修为高深，宝镜护体，早就灰飞烟灭，如今不可再一意孤行地逆天改命，以免天道再次降罚，牵连无辜众生。」

我迷茫地摩挲着杯子，「那该如何，他若堕魔，便要再一次重蹈覆辙，我岂非竹篮打水。」

他安慰我道：「倒也不必如此悲观，早早引他入魔便是，只是莫要使他杀戮成性，惹怒天道。」

闻言，我自嘲一笑，「既是命由天定，我也算是白白替他人做了嫁衣，送了他和锦韵一场风花雪月。」

青宴摇摇头，恨铁不成钢道：「可他这魔障分明因你而起，说明你才是他爱而不得的那个人，是他心中执念。」

「如若我们把心法毁掉，固然使得魔神失去了寄主，再不得控制萧玉白，但他也失去了入魔的契机，你何不顺其自然，逼他入魔，也好过天上那群鼠辈再次设计害他。」

「至于具体怎么做，想必你心中已经有了答案。」

他笑得别有深意，我却有些不大自在。

「青宴，多谢你！」我起身朝他深深下拜，「千言万语不抵你的相助，但我此后也无机会报答，只能口头向你表示谢意。」

「不必如此，」他将我扶起，「我们相交多年，你有难，我岂能袖手旁观。你付出如此代价，才换得他一线生机，倘若失败，岂非得不偿失。」

「大恩大德，怕是无法再报。」

「好了，快回去看看你家那口子吧，」再出声，他已换上了平常那副肆意风流的模样，「你来我这里这么久，怕是他要气疯了。」

我尴尬笑笑，向他告辞。

*

青宴所料不差，萧玉白看似打坐修炼，实则气息浑浊，灵力紊乱。

见我回来，他眼前一亮，一把将我揽进怀里，亲昵地蹭着我，「师姐怎么去了这么久？是修炼遇到瓶颈了吗，所以才在师父那里耽搁许久。」

「不是，」我挣开他的怀抱，一边说一边观察他的反应，「是我有点私事要和师父商量。」

「哦？」他脸上闪过一丝阴狠，快得让人抓不住，「是什么私事，连我也听不得？」

「女儿家的心事，关你何事。」我故意说得露骨，仔细瞧着他的反应。

他果然原形毕露，霎时面上阴沉如水，大力扣着我的肩膀，欺身而上，「师姐你是故意的，对不对？」

「是。」我不假思索地答道。

「师姐这是在试探我吗？」他蓦地笑了，显得十分开心的样子，「我对师姐的真心，天地可证，日月可鉴，师姐不必怀疑。」

「你先起来，我有话要和你谈。」我推他，他倒也乖乖起身。

「师姐想说什么？」

「把那本心法交给我，我来毁了它。」

他摇了摇头拒绝道：「师姐不说一个让我信服的理由，我恐怕不能随便给你。」

我巧笑嫣然，真心实意道：「因为我担心你，你自从修炼了这本心法，就一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，照这样下去，你迟早会入魔。」

「入魔不好吗？这样我就能将师姐牢牢拴在身边。」

「别打岔，我不是在跟你说笑。你若是入魔，便再无飞升可能，不仅如此，你必会被逐出师门，修仙界人人得而诛之，自古以来邪不胜正，若有一日，你被人诛杀，那我该怎么办？」

「更何况，你不是想与我长相厮守？若你到时死了，而我飞升上界，这岂不是阴阳相隔？」

「我们从小相依为命长大，我救你，对你好，是让你自甘堕落，去自寻死路的吗？」

「你若真爱我，就该和我一道修习正道法术，一起早日飞升，而不是沦为修仙界败类。」

.....

我每说一句，他眼里便亮一分，待话落，他兴奋地将我抱起，
「我就知道，我就知道，师姐心里是有我的。」

他于癫狂中喃喃自语，喜不自胜，原先神采飞扬的少年，现下却像个疯子一般。

我心下叹息，果真是命由天定，在劫难逃。

我捏了捏他的鼻子，「师姐不能保证现在就喜欢上你，但师姐不忍你一错再错。」

「我知道的，」他开心地像个孩子一样，在我身上又蹭又啄，
「师姐是为我好的。」

眼见他拿出那本心法，我立刻燃起一道烈焰，将它毁去，空气中除了纸张燃烧的气味，似乎还有野兽的嘶吼，极为不甘。

「师姐，我已经将真正的心法给了你。」他亲了亲我的嘴角，
「我没有骗你，所以师姐也不要骗我，否则的话……」

我立刻打断了他：「你该知道的，师姐从不对你说谎。」

「嗯，我相信师姐。」

我揉揉他的脑袋，心说真是一个傻子。

给一个巴掌再给一个甜枣，才是最有意思的不是吗？

让人在希望与绝望中反复交替，如此才是摧毁一个人心智的最好办法。

10

我一边吊着萧玉白，一边四处拈花惹草。

借着请教的名头，我时常去云渊他们峰上转悠，忍着恶心向云渊大献殷勤，表达爱慕之心。

这招祸水东引，效果十分显著。

萧玉白发疯的次数越来越多了。

正如现在，他将我压在怀里，不厌其烦地擦着我的手，这手在接过青宴递来的书时，不小心与其手指相触。

「师姐的手真好看，」他将下巴搁在我头上，细细把玩着那几根手指，「不过怎么能染上脏东西呢。」

「今日又在发什么疯？」我要抽出手，抽不动。

他十分愉悦道：「师姐好美，好想把师姐偷偷藏起来，不给任何人看到。」

「你把我藏起来，我岂非日日夜夜只能看到你一个？这可不行。」

「师姐还想看到谁？」他语调陡然阴沉，发狠地揉捏着我的手，我假装吃痛地叫了一声，他又赶紧小心翼翼地举起来吹了吹。

「师姐还没回答我，你还想看到谁？」他将我身子扳过去，抬起我的下巴，紧盯着我。

我故意凑上去啄了啄他的嘴角，他眼里顿时起了一层化不开的浓雾。

「师姐告诉我，你还想看到谁？」他口齿不清地问。

见他如此执着于这个问题，我偏不能让他如意，于头脑昏沉中断断续续回道：「有很多人啊。」

眼见他眼里又覆了一层红，我立马笑意盈盈地安抚他：「小玉白如今真的长……大……了。」

他闷哼一声，呼吸越来越重，将我搂地更紧。

「师姐，在你面前，我永远是不会长大的。」

*

青宴告诉我，他已找到魔神封印之地，不日便要启程去查看。

走的前一天夜里，我悄悄地去为他践行，白日里萧玉白看得太紧，毫无机会。

待出来时，已是月落西山，一个人往回走，凉凉的夜风吹得人头发冷，越发觉得有些茫然孤寂。

直到路前方突然投下一片阴影，我抬起头，是面色阴沉的萧玉白。

「师姐才从师父房里出来？」他一步步走近，用力攥紧了我的手腕。

「师父明日要下山，我替他送行而已。」我有气无力地说道。

他微微眯起了眼，语气怪异，「师姐这是心情不好？」

不知他何意，我点了点头。

「呵，师姐，你心里到底装了多少个男人？」他气极，狠狠捏着我的下巴，似要捏碎一般，「前有青宴，后有云渊，你怎么就不能看看我。」

看着他越来越疯癫的样子，我笑得十分放荡畅快，心里却难受至极。

快到功成身退的时候了呀。

「为何非要只看你一人呢？我有两只眼，只看你一人，岂不是很浪费。」

这话果然再次激怒了他，他双目赤红，眉心处堕魔的印记隐隐显现。

「师姐，你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战我的容忍性，真当我是那般好说话的？」

我故意气急败坏道：「那你还想怎么样？我如今一天到晚地围着你转，你还不满意吗？」

他周身气息愈加阴沉，犹如实质，丝丝缕缕的魔气从他心口溢出。

「师姐，你好样的。你骗了我，你竟然敢骗我！」

「骗你又如何，你以为你是我的谁？」我狠狠将他一把推开。

火上浇油。

他于虚空之中幻化出一把锁链，牢牢套在我手上，掐着我的腰，似猛兽一般撕咬。

「师姐，我说过的，你若骗我，我不会再对你心软。」

话落，我眼前一黑，昏迷前只看见他通红的眸子。

11

醒来时，身处一座竹屋，一看便知，这屋子准备已久，不是今日，也会是明日将我关在这里。

手脚动了动，带起一阵哗啦啦的锁链声。

他听到动静，很快端着一碗粥进来了，「师姐饿不饿？我做了碗粥，你快垫垫肚子。」

我将粥打翻在地，破口大骂道：「滚，你给我滚！」

他慢吞吞地抬手施法，地上的狼藉一扫而光，笑咪咪哄道：

「师姐不喜欢喝粥，那我便去换一样吃食来。」

「你听不懂人话吗？我让你滚啊，难不成你入魔后，像个畜生一样，已不知礼义廉耻为何物。」

「气大伤身，师姐别轻易动怒的好。」

「滚，你个玩恩负义的白眼狼，狼心狗肺的东西。」

「师姐慎言。」他已维持不住风轻云淡的做派，面有怒容。

我继续不依不饶，语气恶劣，十分嫌恶，「我当初真是瞎了眼，才会救你，相信你不会入魔，当初就应该直接揭发你，让你被逐出师门，受人唾骂，否则……」

「够了！」他阴郁地低着头，再抬起头来，瞳孔已是血红一片，眉心处的印记鲜艳欲滴。

「师姐，我最听不得你说你后悔了，你若后悔了，那我又算什么？」

他缓缓覆下身子，一瞬不瞬地盯着我。

「可你后悔也没用了，你这辈子只能与我纠缠到底，生生世世皆是如此。」

我用力挣扎着要拒绝他，他却是强制性地，凶狠地企图留下更深的印记。

属于他所有物的标记。

我不为所动，像个木头一样挺直了身子，闭着眼睛怒斥于他。

什么恶毒说什么，专捡戳他心窝子的话说。

他脸上是难以置信且痛苦的神色，非要唤起我的回应。

耳边传来他带着哭腔的轻哼。

「师姐，不要拒绝我，好不好？」

「师姐，你睁开眼看看我，看看我好不好？」

「师姐，我是真的喜欢你，你为何不喜欢我？」

如此卑微又可怜的乞求，我从未想过有一日能从他嘴里说出。

但我不会心软，他必须早早入魔，早日归位，我要活着看他回到天上去。

更何况，一旦他历劫回归，说不定会对这一切恼恨不已，恨不得亲手去了这记忆。

所以，我又可怜他什么呢，倒不如可怜可怜我自己。

*

他日日在这里流连，我却要逮着机会骂他。

他若来硬的，我也无所谓与他争斗，转手在自己身上多划几道。

一开始他会愤怒地将我锁得更紧，但我依旧能寻到机会下手。

身上伤痕累累，旧伤好了又添新伤。

渐渐地，他怕了。

他疗伤的速度，远远赶不上我自伤的速度。

他不仅松了我的链子，甚至跪在地上痛哭流涕地求我。

「师姐，我求你，求你别再这么做了，我这就放你出去。」

「师姐，我求你看我一眼，不要不理我。」

他哀哀地拜伏在地，语气悲痛，蜷缩着像条丧家之犬。

我不言不语。

他向前跪走两步，趴在床沿上，下一瞬我手里被塞了一把冰凉的匕首。

「师姐，你若不解气，在我身上划吧，千万别再伤你自己。」

我不为所动。

「若师姐不忍心下手，那便由我来代劳。」

他抢过匕首，用力向心口扎去，刀尖刚入三分，便被我拦了下来。

「你在做什么？」我厉喝一声。

闻言，他立刻爬了起来，高兴地握着我的手，激动万分，「我就知道，我就知道，师姐是舍不得我的。」

我冷声道：「放手！」

「不放！」他又像个孩子一样耍起赖来。

「随你。」我闭上眼睛，懒得理他。

「师姐，别再伤害你自己了，我真的好心疼。」他的指尖冰冰凉凉的，带着治愈的灵力，一一抚过我身上的那些伤口。

我任由他动作，不吭不响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他替我穿上衣服。

「师姐，」他小心翼翼地在我耳边开口，「你饿了吗？我去给你做些吃的可好？」

我不理他。

许久没有得到回应，他放开了我，小心地掖了掖被角。

失望落寞的声音随之响起。

「那师姐好好休息，我在外面守着你。若有需要，随时唤我。」

我忽然出声：「我饿了，想喝鱼汤。」

他大喜过望，「师姐等我一会儿，马上就好。」

不等我回话，他已经冲了出去。

他端着鱼汤和米饭进来时，见我还在床上，紧张的神情陡然一松。

看样子是松了口气。

「师姐，别动，我扶你起来。」

两人坐在桌旁，我一人在吃。

「师姐，慢慢吃，不够锅里还有。」

他绕到我身后去，轻轻撩起我耳边碍事的头发，掏出一把梳子来，替我绾发。

「师姐，等你吃完再休息一会儿，我就带你回宗。」

我咽下鱼汤，脆着嗓子开口：「无妨，过几日也不迟，我想在这里多待一段时日。」

「真的吗？这可真是太好了！」他惊喜地叫出声，随即意识到自己的失言。

「师姐不要误会，我只是没想到，师姐还愿意在这里多待几日。」

「不然呢？」我睨他一眼，「我回去便要闭关，你到时候想见也见不到我了。」

「那，那我在这里多陪师姐几日？」他俯下身子，小心地试探道。

「可。」

他一个激动，不小心扯断了我一根头发，我下意识皱了下眉。

「抱歉，师姐，我，我不是故意的。」

「无事，你快点梳完，我好想睡觉。」

「这就好，马上就好。」

他临出门前，我又叫住了他：「以后别再拿自己的身子不当回事，我平常就是这样教你不爱惜自己的？」

他又露出了小时候那般讨巧的笑容，「师姐还说我呢？你自己不也是这样。」

我一时语塞，便大声掩饰道：「我要休息了，你给我出去。」

见我恼羞成怒，他哈哈大笑起来，推门而出。

门一关，我立刻睁开了眼。

青宴早前发消息给我，魔神的封印他已经加固，那本心法是最后的寄生之物，但如今心法已毁，魔神再无机会逃出。

不过，他在封印之地抓到一个鬼鬼祟祟的人，还未等他审问，那人已自绝身亡，一股子仙气自那人头顶冲出，飞快地逃往天上。

如此，所有的推测都得到了验证。

想来也只有玉清，能让他们花那么大手笔来布局。

接下来还有一场戏要演，我得打起精神来。

12

剩下的这段时日里，我与萧玉白相处得十分融洽，仿佛一切龌龊都从未发生。

青宴回宗了，我发消息给他。

他立刻带着浩浩荡荡的一群人赶过来了。

那时，我刚刚喝完最后一口粥，萧玉白陪在一旁，笑咪咪地看着我吃完。

突然，一道怒斥声自门外传来。

「孽徒，还不出来受死。」

「你囚禁同门，又堕入魔道，如今凌霄宗已是留你不得，即日起，废除修为，逐出师门。」

「你若道心尚存，便自己乖乖出来受罚，免得为师难做，好歹也是师徒一场。」

待青宴演完，该我上台了。

门外一连串的讨伐声让萧玉白有些措手不及，不过他很快反应过来，难以置信地望着我，面有哀色。

我朝他得意一笑，「是我又怎样？走吧，想你一人之力，怕是无法与全宗抗衡。」

说着，我已起了身，正要离去。

他突然出手抓住了我，眼神苍凉，神色凄凄，一字一句地问我：

「师姐，你可有喜欢上我。」

「笑话！」

说罢，我狠心挣脱了他的手，毫无留恋地打开了门。

门外站着的青宴与掌门等凌霄宗同门。

接下来，众人便听见我梨花带雨地控诉他的一桩桩罪行。

他与魔族勾结，被我发现，我因不忍他前程尽毁，便想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。哪成想，他不听劝告，执意要修魔道，我实在不忍心见他执迷不悟，正要禀告师父时，他竟然狠心将我关押了起来。

我说得情真意切，十分动人，惹得大家感同身受，群情激奋，嚷嚷着要除魔卫道，杀了萧玉白。

从始至终，他都一语不发，低头坐在暗影里，看不清神色，桌上的饭菜早已凉透。

就在大家要冲进去捉拿他时，他自己走了出来。

见到他脸的一刹那，众人倒吸一口凉气。

他的瞳孔已然赤色深深，堕魔的印记鲜红如血，正牢牢地锁在他眉间。

打头的那几人下意识地后退几步，给他腾出空来。

他居高临下地望着我，目光深沉，语气亦深沉。

「师姐，我再问你最后一次，你愿不愿意跟我走？」

我大声嘲笑道：「你怕是在痴人说梦！我凭什么要和你走，如今你已是人人喊打的魔头，我一个正道修者，本就和你势不两立，你甚至还囚禁过我。」

不等他回应，有人登时大吼一句：「你这孽障败类，真是好大的脸！竟还想着能全身而退，你今日必要命丧于此。」

空中立时飞过了几道人影，向着萧玉白冲去，愈来愈多的人上前与他斗在一处。

而掌门等人在一旁观战。

奇怪的是，萧玉白不躲不闪，不要命地往外冲，连防守也无。

直到他浑身是血地朝我奔来时，我便立刻明白了。

他染血的手紧紧拉住我，嘴角鲜血直流，目光执着，「师姐，我反悔了，我不会放你走的，哪怕死我们也要死在一起。」

我冷着脸，强硬地掰开他的手指，他死命地不肯松手。

有人趁机朝他攻击，却被青宴挡了回去，他大声呵斥道：「荒谬，若伤了本座爱徒，本座唯你们是问。」

有了青宴护着我，众人便有些投鼠忌器起来，不敢轻易朝萧玉白出手。

而他趁着众人懈怠之际，以心头血催动阵法。

一阵白光耀起，他于众目睽睽之下将我抱在怀里，在我耳边低哑道：「我怎么会舍得师姐死呢？」

白光越来越亮，众人不得不闭上了眼。

回眸的最后一眼，是青宴负手而立，神色怆然，朝我比了个口型：

「保重。」

*

我们遭到了全修仙界的追杀。

追杀令是青宴下的，那些人是我通知来的。

无论萧玉白带我藏到何处，那些人就像嗅到味的苍蝇一样，十拿九稳地找到我们。

他不得不三天两头换个地方躲藏。

如此，还不算是最难捱的。

他于那日打斗中受伤，而后又用心头血强行催动阵法，已是内忧外患。

连日来一波又一波的追杀，让他毫无机会疗伤。

最雪上加霜的是，但凡他要杀人，我便不要命地往对方剑下跑。

他不得不收了攻势，左右支绌，伤势更重。

但他似乎毫无所觉，每日依旧深情款款地抱着我入睡，体贴入微。

我嘲笑他是个丧家之犬，忒不要脸。

他则俯下身来，堵住我的双唇，用力纠缠，仿佛这样就能将我留住。

「师姐，我爱你。」

「我不爱你。」

「无妨，我来爱师姐就好。」

*

我对外散播了传言，说有一本绝世的上古心法在萧玉白手中。

此后的追杀便愈演愈烈，除修仙界外，妖魔两界亦参与进来争夺。

我们最终被逼到了绝境。

一切都该结束了。

悬崖上狂风烈烈，吹得人眼睛都睁不开，喊杀声不绝于耳。

我抬眼打量了一圈四周，没想到竟来了如此多的老熟人。

连云渊和锦韵都来了。

很好，非常好。

爱而不得，众叛亲离，万人唾骂，孤家寡人……试问，有谁沦落到这步境地，还能心如止水？

我的神明，他必会入魔。

我朝青宴遥遥一拜，无声地朝他说了句：「保重。」

他眼神凝重，面色凄然，却依旧朝我笑得开怀，「你且放心去吧。」

我忍住眼泪，提着剑向萧玉白走去。

他正被众人围困，寻了个喘息的间隙，朝我明媚一笑，如春风化雨，白皙的脸上溅着点点血迹，配着他额间血印，越发衬得人如鬼魅一般。

「师姐，你来了？」

我一剑破开旁人的法阵，小心翼翼地扶他起身，源源不断的灵力朝他体内输入。

「嗯，我来了。」

「师姐，你快，快走吧，虽说我很想和你在一起，但我也舍不得你死。」他不住地咳着血，说得断断续续。

「毕竟你是被我胁迫而来，有师父护着你，他们不敢为难于你。」

「你回去之后，刻苦修炼，假以时日，必能飞升有望。」

「希望师姐不要，不要彻底忘了我。」

说到最后一句，他已是强弩之末，站都站不住。

飞升？怕是不行了。

我一边挡着攻击，一边替他疗伤，「笙儿想永远和你在一起的。」

他蓦然自嘲一笑，「师姐别说笑了，这一路上你处处泄露行踪，又故意去送死，不就是巴不得我去死吗？

「不过即便你希望我死，我却舍不得你死。

「所以笙儿，一定要好好活下去。」

他强行拿开我输灵力的手，怀念般地喃喃自语：

「笙儿的手，还是那么好看，可惜再也握不到了。」

「那你现在便给我牢牢握着，再也不许松手！」

听到我如此强硬的命令，他似有诧异，却依言攥紧了我的手，笑了笑，「好。」

给人以希望，再亲手打破，最后一步逼他入魔。

我寻了个机会，替萧玉白挡下了不知名的一剑。

鲜血喷涌而出，浇在他脸上。

「笙儿！」

他大吼一声，霎时周身魔气冲天，魔力暴走，朝着那群人阴冷地威胁道：「谁敢过来，我就毁了心法。」

众人一时不敢轻举妄动。

我躺在他怀里，察觉到生命在飞快地流逝，抬手摸了摸他的脸。

「小白，我快要死了。」

「不会的，我去找师父救你，他一定有办法的。」

「嘘，」我抬起手堵住他的嘴，「你先听我说，时间不多了，我肯定活不过这次。」

他漂亮的眸子里有眼泪在打转，我心疼极了。

「小白，师姐很自私，不想一个人在下面孤零零的，咳咳……所以，不如你陪我一起死吧？你不是说过吗，死也要死在一起。」

闻言，他又哭又笑，脸上一半是血，一半是泪，「笙儿，你终于愿意和我在一起了。」

「我答应你，」他郑重地将我的手放在他脸上，亲昵地蹭了蹭，「等我替你报了仇，便下来陪你，笙儿可要在奈何桥边等着我。」

我使劲摇了摇头，狠心将剑送入他胸膛，「别，还是算了，你杀了那些人又有何用，不过徒增杀孽罢了。」

「我并非良善之辈，他们的死活，与我何干，只是我在想，倘若你业障太多，下一辈子投生成了畜生道，而我却成了人。」

「我们该如何遇见并相守呢？」我示意他低下头来，亲了亲他的嘴角，「所以，听话，别理那些人了。」

他则深深回应了我，语气轻柔，「若这是笙儿想要的，那我听笙儿的，并不是我们心慈手软放过了他们，而是不值得用我们的下一世去换。」

下一世？我也想要啊，可天不遂人愿啊。

「小白真乖，」我费力地抬起手，摸了摸他的脑袋，「笙儿先走一步了，太冷了，我好想睡觉。」

「嗯。」他轻轻吻了吻我的额头，握住我的手，将剑送的更深，顿时血流如注。

「笙儿先睡一觉，我马上下来找你。」

我安心闭上了眼，感受着魂魄在一点点消散，直至完全陷入一片黑暗。

*

修仙界还记得，那日他们费了老大劲去围剿，争得头破血流，但心法毫无踪迹。

百年后，青宴真君飞升。

又过了二百多年，那对吵吵闹闹，分分合合，搅得修仙界鸡犬不宁的师徒——云渊与锦韵，也飞升了。

【番外】

玉清骗了众仙。

他自降世便是神之躯，何来修道一说，更不会修无情道。

只是力量越强，受的天道法则束缚越多，每隔千年，他需要历劫轮回一次。

他的劫数向来只听天命，便是司命也不得插手，只能窥见一二端倪。

千年前他要下界历劫时，司命向他告知了一件事，说他此次历劫事关重大，但只能隐约瞧出是个情劫，不仅累及仙界，怕是要为祸人间三百年。

为此，他提前挖了自己的心，藏在蓬莱岛上灵气最充裕之地，设下重重阵法，勒令所有人不得踏入。

无心之人，想来不会轻易动情。

而后抹了记忆，入了轮回台。

待他历劫归来后，天上地下皆相安无事，司命松了口气。

可他却心有顾虑。

只因，那块没了心的空地方，竟然长出了一根细细的情丝，小得几乎看不见。

他心内苦笑，果然逃不掉，天道不肯让他轻易混过，这根情丝便是最好的佐证。

没了心又如何，命中有此情劫，就是无心，情丝也能绕成一颗心还你。

这次情劫未成，那便还有下次，再逃，便还有下下次，总归这情劫他是躲不了的。

鬼使神差地，他没有拔掉情丝，却也没有将心放回来。

只是莫名觉得，现在还不是时候。

刚一回归，天帝就请他去北海除妖，他想起北海有一多年未见的老友，也不知过得如何，便应下了此事。

凶兽太过难缠，狡猾地逃窜到人界，以万千凡人为质，想让玉清投鼠忌器，不敢对他下手。

紧要关头，是老友催动阵法，与凶兽同归于尽。

临死前，他请求玉清照顾好他唯一的女儿——锦韵。

锦韵是仙妖结合之子，母亲死在了一群修道者手里，所以父女两人才会躲到这荒芜的北海来。

于是玉清收她为徒，顺带隐去了她半妖半仙的体质，待她位列仙班，有他庇护，也算完成了当年的承诺。

他唯一的收徒经验，只有下界的缘笙，可这徒儿相当省事，从未要他操心，照样修仙有成，得证大道。

而锦韵有一半仙体，只等剔除妖骨，历劫成仙便是手到擒来，因此他像教导缘笙那样教锦韵，可惜对方并不上进，他便也随她去了。

个人有个人的缘法，他不喜强求。

锦韵少女怀春，对他动了心思，但他看不出来，只当每个徒弟的脾性都不一样，像锦韵，更为随性活泼。

有女仙向他大胆示爱，他更是不想应付，以免沾染不必要的因果，只说自己修的是无情道，天生无情。

无人怀疑此话的真假，他平日便是一副清冷自持的模样，众仙再瞧着他冷冰冰的脸，越发相信了。

天界的日子，对他来说，日复一日的平静。

且无趣。

偶有一日，那根细小的情丝动了一下，他便知道，那「情劫」追上来了。

天上初见，那根情丝摇曳地更欢快了，他却因为习惯使然，一张冷脸把人吓跑了。

本来事情到此为止，便也罢了，偏偏他太过自负。

非要去招惹人家。

成神已久，天上地下没有什么事情，能再激起他心神荡漾，便想瞧瞧这令司命都忌惮的「情劫」。

于是他拿着锦韵当幌子，把人家暗戳戳地拐到眼皮子底下。

细细观摩。

但似乎她只把自己当师父看。

在下界时，她便是如此，永远毕恭毕敬地跟在自己身后，总是端着持重沉稳的架子，实际上极容易害羞，一紧张就耳朵红，一撒谎就把手背到身后，一见他便是双眼亮晶晶的。

一脸的孺慕之情，仿佛自己便是她的天。

下界为人时，他就莫名地想逗逗她，想让她多笑笑，别成日里像个小老头一样古板，少女就应该有少女的样子。

只是一对上她清正无邪的眼神，他就觉得自己不太正经，愧为人师。

后来时机到了，他回归神位，下界历劫种种，便如隔水看花一般，朦朦胧胧的，被淹没在千万年记忆里。

直到她再次出现，模糊的记忆瞬间鲜活起来，飞速渲染上明亮的色彩，教他心神也激荡三分。

他知道自己任在劫难逃。

自她入玉清宫，锦韵就变了性子，变得黏人起来，在他面前任性妄为，肆意无状，他只当这是弟子间的争宠，毕竟锦韵少时孤苦无依，更担心自己被分了爱护。

可他又想到缘笙的身世，便又觉得人和人之间果然不能一概而论。

他第一次敲打了锦韵，是因为她骗缘笙，说他外出访友不在。

他厌恶这种无伤大雅的小心机，都是他的徒弟，同样的身世凄苦，心性上却差之千里。

他越发对缘笙欣赏了。

因为没有心，他也不知道自己对缘笙是个什么感觉，但这根情丝又在明晃晃地告诉他，你的确动情了，切莫自欺欺人。

那自己究竟是怎么喜欢上她的呢？

他借着指点为名，企图离她更进一步，好弄清这情丝的由来，但她真的是一心一意拿他当师尊看待。

反倒是自己对她存了些龌龊的心思。

于是他在想，或许应该把心取回来。

然而禁地之行，她阴差阳错拿到了自己藏在那里的心，当初因她挖掉的心，如今又由她亲手奉上。

七情六欲，尽数归体。

锦韵胆子太大了，竟敢陷害同门，他本打算对她严加惩戒，但一看见她那张脸，便想起了当初舍生取义的老友。

心一软，又放过了她。

情丝缠上那颗归巢的心，喜悦又酸涩的心情盈满心口，他细细感受着体内情潮汹涌，但还是没能弄明白，这情丝到底是如何长出来的。

情不知何起，一往情深。

世间诸多事，哪能处处弄得清楚，他喜欢便是喜欢了，如果非要给一个缘由，那大抵就是：金风玉露一相逢，便胜却人间无数。

俗话：王八看绿豆——看对眼了。

他现在只想亲近眼前这个人，摸摸她，抱抱她，最好和她肌肤相亲。

虽然心内躁动不安，情欲迭起，面上却是平常禁欲模样，甚至更为冷漠，他极力克制住一时孟浪，唯恐惹她日后生厌。

但自己一个不小心，还是吓到了她。她大概也没想到，视为师长的人，会对她动手动脚。

他也气恼她，老把他看作长辈，他其实更希望她据理力争，要求自己严惩锦韵，而不是自己说什么，便是什么。

情人间的相处，不该是自己和她这样的。

她竟然吓跑了，并且多番拒绝他的邀约，他不敢逼得太紧，只能等待时机。

锦韵无意间提起，缘笙和青宴相交甚密，他没当回事。

天帝替太子云渊说亲，他想到锦韵和太子确实关系匪浅，两人同进同出，便觉得这门亲事也算良缘，便说问问锦韵意见。

谁知锦韵竟然胆大包天地朝自己表明心迹，并铤而走险地在酒里下药。

荒谬！他斥责了她，并说等她登仙之后，便解了这师徒身份，他玉清，不需要一个心术不正，不择手段的徒儿。

他在抵抗药效的时候，缘笙过来了，然后误打误撞地喝了那酒。

他突然不想解除药性了。

本可以避开那事，只是他不想罢了，一晌贪欢，他感受到了无边无际的愉悦。

真好，人是他的了。

但她不愿嫁自己。

更可笑的是，她还是因为青宴才来找他，自己邀她十次百次都不见，却日日朝青宴那儿跑。

原来是心里有人了。

呵，这到底是谁的「情劫」？

自己看不上锦韵行事不正，如今却是卑劣极了，强行要了人家，又硬生生娶了她，拆散了她和心上人。

一时不敢见她。

大婚前，锦韵来找自己，说愿意嫁给太子云渊，但竟然还不死心地问自己，对她就真的没有半分男女之情？

他奇怪地看着她，不明白她为何生出这般念头。

最后，她哭哭啼啼地叫道：「我就知道，你果然是喜欢那个女人，都是你的徒弟，你怎么就看上她了，什么无情道，全是骗人的。」

他也懒得与她废话，在剔除了她的妖骨后，当场除了这师徒身份，让她好自为之。

他已仁至义尽，至于剩下的，全看她个人造化，但他并不知道，锦韵随后去找了缘笙，发泄不满，语带挑拨。

缘笙误以为真。

成婚那日，天情石遭人破坏，上面被三昧真火炼化了一片，恰好刻的是他和缘笙的名字。

天情石上的名位都有定数，一仙只有一席，只有刻在上面的姻缘，才得天道承认。

月老急得恨不得以死谢罪，他一边安抚月老，一边交代对缘笙瞒着此事。

三昧真火带有云渊气息，玉清去找了锦韵。

她有云渊护着，玉清不想与天帝一家起冲突，便只说要回那枚天情石片。

锦韵说，可以，但有一个条件，陪她下界历劫走一遭，她便还了这破石头。

他想也不想地拒绝。

她作势要毁了石片，直言自己得不到的，也不会让给旁人，宁愿鱼死网破。

看在老友面上，加之天帝向来忌惮他，不可再起了纷争，他思量再三，只能妥协三分。

答应下去护她历劫，但绝不会是她应劫对象。

锦韵要他当场起神誓，他同意了。

拿到碎片，便是天南海北地找寻补石材料，那些天材地宝，源源不断地在他手上辗转，一点点化在天情石上。

他早出晚归地补石头，一方面是想尽快补好，另一方面是逃避着不敢见缘笙，毕竟他从中作梗，坏了她和青宴的情缘，怕是她心中既怨又恨。

好吧，其实也是想试探一下，缘笙心里究竟有几分在意他，新婚夫妻，夫君天天不着家，卿卿娘子也该急了吧。

没想到他自作多情了。

她不仅不来找自己，还成天地往青宴那儿跑。

等他补完石头，只觉得墙头的红杏，在跃跃欲试地向外招展，

那厮就这般好？值得她如此的念念不忘，抛家弃夫。

他觉得不能再坐以待毙，他们才是夫妻，她是他玉清的情劫。

习惯了清心寡欲，偏在床第间生了恶趣味，他狠劲欺负她，欺负完了既满足又愧疚，害怕面对她醒来时的冷漠……和嫌恶。

是以趁她未醒，便早早离去了。

她不知道，自己在她睡着之后，是如何伏在她耳边，轻轻地唤她，笙儿，笙笙，阿笙……轮番喊过。

而她，向来只会恭敬地喊他：上神。

他是她的夫君，但她只奉他为师为长，所以成婚，也是因为他要求，她便也同意了吗？

他憋着一口气，不知是在跟她较劲，还是在跟自己较劲。

两人各怀心思，渐行渐远。

当日临走前他曾问她，对他陪锦韵历劫一事，可有要说的。

他希望她说，愿意和他一起下界历劫。

她只回了一句恭贺的客套话。

果然，她满心满眼的只有青宴，又如何会对自己上心，更不会朝自己要小性子——拈酸吃醋。

夫妻相处已久，但连点头之交都不如，只有在床第之间，她才会有些许的情绪波动。

罢了，自己也舍不得她下去受苦，司命曾说他的情劫，名为单相思，历劫者有杀妻/夫证道的，有爱而不得的，有永世不相见的，还有一同殉情的……

既是单相思，结果又怎会美满如意。

那便借着这次下界，破了这情劫。

为此，他选了萧玉白这个身份，对锦韵爱而不得的大师兄。

等他回来，便剜掉这段记忆，他要和她，从头来过。

*

第一世的萧玉白，脑海中常常有个声音在念叨：你应该爱上锦韵。

只是他一看见锦韵那张脸，便止不住地厌恶，恨不得自戳双目，再看不见。

仿佛有一双无形的手，在推着他爱上锦韵，他可以受其驱使，为锦韵采药炼丹，助其修行，但是让他从感情上亲近对方，他打心眼里抗拒。

这两股力量在不断拉扯，他根本无法静心修行，最终被逼着自毁大道，一朝堕魔，又被魔神伺机而入，控制了心神，沦为其行尸走肉。

与锦韵云渊打斗时，萧玉白却有了自主意识，试图杀了对方，但被一股无形力量阻止了，而后与魔神一同被诛杀。

因为萧玉白没有爱上锦韵，所以玉清没能堪破情劫。

只是，他再没机会，回去见他的卿卿笙儿了。

杀戮成性，业障如山，天道降罚，他失了神格，没了神魂，永世受轮回之苦，从此不得飞升上界。

*

第二世的萧玉白，终是历劫成功。

兜兜转转，他玉清的情劫，还是应在了缘笙身上。

单相思，单相思，如今他可真是单相思。

斯人已去，再无倩影。

是自己的愚蠢，把她弄丢了。

*

他求到青宴面前。

青宴不复往日温和，冷冷一笑，「我真替她不值，竟会为了你这么个人，魂飞魄散。」

人都死了，这副样子又做给谁看？

他握着虚空镜的碎片，金灿灿的，倒映出他狼狈的模样，掌心鲜血缓缓渗入碎片。

碎片幻化出过往的影像。

他看见，是缘笙耗尽一身修为，扛过十万天雷，拼尽全力回溯时光，为他逆天改命。

浩瀚如海般的紫色雷电，汹涌磅礴地打在她身上，她咬着牙硬挺着，直到雷电偃旗息鼓。

而后，她拖着伤痕累累的身躯，在地上划出一道深深的血痕，一步步地朝着虚空而去。

直至找到萧玉白。

他坐在那里，身子却止不住地颤抖，摇摇欲坠，心下痛得难以呼吸，恨不得以身代之。

他好恨，好恨自己，明明将人带进了玉清宫，却没有护住她。

那些害了她的人，都该死！

突然，他一撩袍子，跪倒在青宴面前。

「我求你，求你救她。」

青宴看着他，看着这一贯高高在上的上古之神，亲自跪在自己面前，语气卑微地恳求着，平日里的从容做派荡然无存。

所谓丧家之犬，也不过如此。

但他不以为然，一开口便是嘲讽连连：「回溯时光，逆天改命，本就触怒天道，更别说她救得并非常人，而是你，是你这上古之神。」

「你受人陷害，那是天道给你的劫难，是她以自身为代价，帮你躲了过去。」

「她为了不让你再造杀孽，费尽心机引你入魔，又小心处事，以避免天道的惩罚。」

「如今，她深受天道反噬，早已魂飞魄散，又拿什么来救她？」

他一甩袖子，冷声道：「玉清上神还是请回吧。」

玉清固执地不肯走，「不，我相信你有办法，你能窥探天机，回到过去，便定能知道她的生机所在。」

「我求你救她，无论你需要我付出何种代价，我都愿意。」

「我只求你帮我救她。」

青宴忍不住驳斥于他：「呵，上神这话说得不对，我若救她，绝不是看在任何人的面子上，只是我想救她。」

「你果然知道。」男人登时抓住了他话里的漏洞，红着眼睛瞪他。

青宴冷哼一声，「知道又如何，不知道又如何？」

「你若知道，能否告知于我？大恩大德，没齿……」

玉清真情实意的恳求，可青宴不想听这些，他冷着脸打断了他：

「先别说什么客套话，我只问一句，你真的愿意付出任何代价？」

「是！」

「那我要你为她报仇，你可能做到？别告诉我，你不知道幕后主使，聪明如你，又怎么会不知道呢？」

「别说你那徒儿知情不报，引你入局，包括你，亦是害死她的凶手之一。」

「若你能做到，本君便为你窥探天机一回，又能如何？不过是拼了这条命罢了。」

「若不愿，便请回罢。」

说罢，青宴站起身，一甩袖子便要离去。

忽然，玉清朝他深深下拜，扑伏在地，声音寒凉入骨，却是恳切十足。

「多谢仙君，还请仙君多等些时日。」

青宴背对着他，几不可查地勾起了嘴角，一言不发地离开了。

这人还算有的救。

*

又过半年后，锦韵和云渊归来，定亲。

他平静地送锦韵风光出嫁，摆足了上神嫁徒的排场。

但三日回门那天，他手持上古神剑——御龙剑，一路无人直入凌霄宝殿，当场血流成河。

天帝一家被废除修为，逐出仙界，贬为凡人，永不得飞升上界。

他更降以神罚，罚其一家深受千年轮回之苦，每一世孤苦无依，命运多舛，不得善终。

而后又以雷霆手段，或处罚或镇压了一批仙人。

一时间，仙界人人自危，风声鹤唳，草木皆兵。

大家纷纷在猜测，这位上神历劫归来，为何性格大变。

连自己的亲亲徒儿也下得去手。

最后，他扶持了一位新的天帝上任。

新天帝战战兢兢，唯他马首是瞻。

*

他提着染血的御龙剑，出现在青宴宫里。

「大仇已报，求你告诉我，该如何救她？」

「救她？也不难。只要你肯舍了这上神之位。」

「别说神位，就是我的命，你也可以一并拿去，这本就是因她而得，如今不过又还了回去。」

青宴摇了摇头，「不不，我可不稀罕你的神位，只不过若要救她，少不得你的神力与神格。」

「洗耳恭听。」

青宴摆足了架子，这才娓娓道来。

「天道赏罚分明，缘笙已为她的所作所为付出了代价，这是罚，但她阻止魔神降世，挽救了下界万千生灵，功德无量，这是该赏的地方。」

「所以——」说到这里，他又故意卖了个关子。

「所以怎样？」玉清急切地追问。

「所以，我观星数日，窥探到天道已赐予她一线生机。于是我便利用这一线生机，辅以虚空镜上附着的神识，将她溃散的魂魄集中于九块碎片之上，投入轮回，以使她虚弱不堪的魂魄更加凝练，最后将九块碎片合而为一，便能得到缘笙的魂魄。」

「那我又该怎么做？」

「你先别急，这事听着简单，实际上却是凶险万分，成功的几率十不存一。」

「这九块碎片依次降世之后，会转世投胎成人。而你要做的，就是要在每一世，将某块碎片找到，并让她心甘情愿和你走。」

「否则，这块碎片就会继续下一个轮回，直到它成为另一个完整的魂魄，与缘笙再无半点瓜葛。」

「只要其中任何一块碎片你没收服，那么缘笙的魂魄便永远也集不齐，她绝无复生的可能。」

「这事我本想亲自来的，作为她多年好友，自然是想她活着回来。但我只是仙，并非神，接连以身入轮回非常人所能承受。」

「一不小心便是天道反噬，你可能会丢了神格，再不能回归神位。

「更何况，她爱的也不是我。」

说罢，青宴故意瞥他一眼。

玉清冷声道：「我知道，你不用刻意提醒我，我早已为此羞愧难当，后悔不已。」

「所以，拿着你手中这第十块碎片，去找她吧，这块碎片会与其他碎片相感应，辅助你更快找到她。」

「多谢，大恩大德，无以为报，若有一日需要，我必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」

「呵，我帮你可不是因为你，我只是不想缘笙竹篮打水一场空，白白为她人做嫁衣。

「我话已至此，上神，你可以走了。」

玉清又是朝他一拜。

他心知，青宴并非危言耸听。

有违天道者，必受天罚。

所以，他还能活着回来与缘笙相守吗？

*

突然有一日，仙人们发现，他们已经很久没见到玉清上神了。

甚至连天帝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。

大约过了千年之久，蓬莱岛上突然百花盛开，仙乐阵阵，百鸟翱翔，一派欣欣向荣之色，好似在迎接它的主人回归。

玉清宫长久紧闭的大门开了，仙童们洒扫一新，张灯结彩，好不热闹。

就连久居不出的青宴仙君，也破天荒地出现了。

大家隐隐明白，该是有人要回来了。

*

升仙台上，玉清紧紧拉着缘笙的手，不肯让她走动一步。

男人神色执拗，满眼固执，十分正色道：「你我早已是夫妻，天上是，地上也是，生生世世皆是。」

女人不接他这茬，甩了甩手，无语道：「阿清，你抓得我手都疼了，能不能先放开一下。」

他断然拒绝：「不行！你先跟我回家。」

女人摇了摇头，语气沉重：「我得去看看青宴，这些年，他为了救我，定是劳心劳力，奔走不少。」

闻言，他有些失落地垂下眸子，他想说，我为了救你，也是呕心沥血，万般波折。

可他知道，自己没有立场说这话。

缘笙看他低着头，好不可怜的样子，悄悄地挠了挠他的手心。

「好啦，你同我一起去，回头我再和你回宫。」

他顿时满脸喜色，嘴角弧度越来越大，正待说出一个好字，哪知有人突然打断了他：

「不用了，我已经来了。」

来人依旧是一袭青衣，风流肆意，眉梢眼角韁色至极，他朝缘笙笑的得爽朗。

「缘笙，好久不见，别来无恙。」

缘笙则回以最灿烂的笑容。

「别来无恙。」

（完）